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 
第三十七回 王從善仗義報信 胡尚書款留年姪

話說小塘打發從善去後，一駕祥雲回到濟南，此時一枝梅也從京中回來，彼此把前後話說了一遍，俱各歡喜不提。且說王從善那日到了北京，將變相符掖上，進彰儀門一直走到仲舉門首。天已黃昏，竟是無人認的，看了看左右無人，將門拍了兩拍，把丫鬟叫將出來，說：「你快去稟你主母，我與你家相公帶信來了，要見你家主母面講。」丫鬟聽說報於於氏，於氏說：「你可見那來人了麼？」丫鬟說：「我從門縫中瞧著是個年老之人。」於氏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前堂點燈，請他進來。」丫鬟領命到了前邊將燈點上，開開大門把從善請進，復又將門關上。從善來到堂前，見了於氏把靈符一去，忽然露出本像，把個丫鬟同於氏嚇的驚疑不止。從善說：「高大娘不必心疑，我是解役王英，與你送信回來了。」於氏聽說仔細看了一看，果然不錯。王英遂將路遇小塘放走仲舉，特意回來送銀子報信的話說了，掏出銀子放在桌上。於氏千恩萬謝，要留從善酒飯，從善再三不肯，又把小塘囑咐的話述說一遍，告別出門，連夜奔濟南不表。

再說仲舉自別了小塘，渡過黃河，悲悲切切走了幾日。這日走的甚是饑渴，趕到一個莊村飯館之中，正然吃飯，忽聽的隔壁一家人家痛哭，其聲甚慘。問及飯館的，方知是個催糧的里長，只因輸了十兩官銀，逼交甚緊，把妻子賣了賠補官銀，如今就要分別，所以痛哭。仲舉聽了這話，觸目傷情，遂起了一點惻隱之心，要周濟他夫妻不散，煩走堂的把里長叫到這邊，問其情由，里長說：「是我一時沒有主意被人哄了。」

所以輸了官銀，如今賣妻賠補，夫妻分別，所以傷感。不知客官叫我有何話說？」仲舉說：「是我聽見你夫婦的哭聲，心中不忍，有心周濟你幾兩銀子，免的你夫妻拆散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」里長聽說淚流滿面說：「若得客官如此周濟，沒世不忘大德，從今以後再也不賭錢了。」仲舉即把銀包打開，取出了兩個中錠遞與里長。里長叩頭拜謝，歡喜而去。鋪中之人個個稱贊仲舉是個仁人君子，誰知這個里長是個黑豆蟲兒，見了高仲舉的財帛就起了一個沒良心的念頭，這里長姓吳名良，他有個妹夫名叫劉六，兄弟劉七，專在路上丟包騙人財帛，吳良見仲舉的銀子不少，遂勾劉六、劉七在路上等候仲舉不提。

再說仲舉出了飯鋪往前面走，劉六趕上一路同行，問長問短說些閒話，劉七扮了個客人，扛著被套低頭而行，正然走著，叭啞一聲把一個襪包丟下揚長而去。劉六故意左瞧右望，走將過去，拾起來照著仲舉笑道：「老哥你著這個東西沉甸甸的，至少有二百多兩，這是咱倆的造化，快些岔路到別處分了去吧。」仲舉說：「人家的銀錢不是容易來的，叫他來給了他吧。」劉六說：「老哥你太忠厚了，自古說天賜橫財不可辭，若要不受，反遭其害。」說著將襪包遞與仲舉，先往高粱地裡去了。仲舉此時也沒了主意，把襪包填在被套裡邊，跟著劉六下去。及至到了高粱地內，左瞧右瞧並沒劉六的蹤影。

胡亂鑽了一回，依然上了大路。只見迎面來了一人跑的喘吁吁的，拉住仲舉滿跟垂淚，說：「大爺，可憐還了我吧。」仲舉明知故問說：「還你什麼呢？」劉七說：「是我方才走的慌張把襪包掉了，裡邊是做生意的血本，若要失了，關係一家的性命，此路並無別人，準是大爺捨了來了。」仲舉聽罷，良心不昧，說：「朋友，你好不小心，今日幸而是我，若要遲著別人，岔路走了，你還能找他麼？」遂從被套中取出襪包說：「這不是，原封未動，拿了去吧。」劉七接過來說：「大爺真是好人，待我打開銀包，謝上大爺幾兩。」說著說著把襪包包朝下往地下一倒，倒出一個包來，劉七故意的發怔說：「大爺這不是我的銀子包了。」仲舉說：「你這人好沒道理，我好意還了你的東西，難道你還賴我抵換不成？」劉七說：「大爺不必動怒，我原是青布包兒，如今成了藍布的了，且看看銀子再講。」仲舉打開包兒看了一看，原是一堆生鐵，劉七把眼一翻說：「你卻也會做賊，將我的銀子換去，還裝好人！若要還我的銀子便罷，不然的時節叫你跟前有難。」仲舉聽說這話，急的只是搓手。

二人正然吵鬧，來了兩個行客說：「二位是為什麼事呢？」二人各自把話說了一遍，誰知這兩個行客也是劉七的伙伴，故意向劉七問道：「你說他換了你的銀包，你的原封是什麼包著？捆著沒捆？你先說了再往他行李中搜搜，若有或無再作道理。」

劉七說：「我的銀子是青布包著，白棉線繩子捆著，也有整錠的，也有半錠的，他這行李中若是沒有，便算是我賴他。」這些話原來是吳良在飯鋪中看見先對他說的，兩個客人向仲舉言道：「客官你有什麼銀包，取出來大家看看，免的爭吵。」仲舉不肯輕易取出，二個賊不容分說，先把被套翻了一遍，又把仲舉架住從腰中把銀包掏將出來，果然與劉七說的相同，二賊說：「不必吵了，這原是你的銀子，拿了去吧。」劉七接過銀子往高粱地裡一鑽，揚長而去。二賊倒把仲舉啐了兩口說：「你也太沒良心，換了人家的銀子還和人家胡賴，不看你是個異鄉人的時節，打你一頓還送官咧！」二賊說罷亦自走了。

高仲舉自己站在那裡怔了會子，只急的兩手拍胸，暗叫皇天，輾轉多時，忽然想想小塘給他的東帖，說到急危之時方許拆看。如今在難中，何不看看是什麼言語。主意已定，從順袋中掏將出來，拆開一看，上面寫著：

因管閒情遇小人，資財訛去又愁貧。

速投湖廣武昌府，自有恩星來照臨。

後邊贅著一行小字：若遇宦門長者，可通真姓名，自有好處。

仲舉看罷心內犯難，腰中又無盤費，又不知武昌府還有多遠，無可奈何問路前行，及至走到武昌，衣服行李已經賣盡。又趕著夏盡秋初，天氣漸寒，垂首喪氣，在街上往來行走，不知道哪是恩星。正然走著，忽然間天氣陰雲濛濛細雨，仲舉緊行幾步，見面前有座走馬門樓，半掩半開，裡邊放著一條板凳，左右無人，忙進去坐下，等候雨止。等了半天雨又不住，心中焦愁，口中吟起詩來：

秋雨蒙蒙聲煩躁，金風飄飄又送涼。

離人對此淒涼景，不由淚眼望家鄉。

吟的高興，就如唱的一般，看門的正在門房裡坐著，聽的有人胡唱，急忙跑將出來，照高仲舉啐了一口，說：「撒野的狗頭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坐在這裡胡喊亂叫，還不快著走嗎！」仲舉大怒說：「好奴才，怎敢罵人，難道此處坐不得麼！」看門的見仲舉不服，抬起手來一個嘴巴，打的仲舉暴跳，不住的只是亂嚷。

且說這個宅子乃是一位鄉宦，姓胡名泰，嘉靖丙午進士，做到兵部尚書，告老回家，年過六旬並無兒女。這日正在前廳看雨，忽聽的外面吵鬧，遂叫小廝打著雨傘，自己親自來看。到了外邊把看門的罵了幾句，叫他跪在一旁，又把仲舉上下打量了打量，雖是衣服破舊，像貌卻是不凡。胡尚書帶笑開言說：「足下休惱，這個奴才不通道理，已有老夫究詰他了。不知足下貴姓高名，仙居何處？」仲舉見他言語謹恭，又是宦門，遂尊小塘的東帖把祖籍姓名與胡尚書說了。胡尚書滿面添歡，將仲舉一把拉住說：「賢姪你可認的我麼，老夫姓胡名泰，也是丙午進士，曾為兵部尚書，如今告老回家，我和你令尊又是同年又是一拜兄弟，如今欠已不通信了。」言罷，將仲舉讓到待客廳上。

仲舉叩拜了胡尚書，二人落坐，茶罷，胡尚書問及仲舉家中景況，仲舉不肯吐出詳情，恐怕胡尚書恥笑。遂含淚言道：「小姪的苦處一言難盡，只因先父為官太直，惹惱嚴嵩，他上了一本，說是先父私通外國。聖上不察虛實，批准此本，發往錦衣衛審問，先父含冤服毒而死，合家回了祖籍。不幸先母辭世，又遭一番大火把房宅燒了。小姪無奈出外經營，半路之中又遇強賊將錢財劫去，因此流落武昌。早知年伯在此，登門叩拜才是。」胡尚書聽罷點頭長歎說：「哪知賢姪這等遭際。既然如此，就在舍下住下，我與你打算個長久之計，不知賢姪意下如何？」仲舉聽說滿心歡喜說：「多蒙伯父相留，只是打攪不便。」胡老爺說：「原是通家，休說客話。」遂與仲舉換了衣服，傾到內宅見過樊氏夫人，又到前邊書房之中待了酒飯，仲舉又給看門的說了情，胡老爺就叫仲舉書房中安歇，自己回了內宅就問樊氏太太說：「夫人你看高家年姪像貌如何？」夫人說：「好個品格，日後定有好處。」胡老

爺說：「夫人眼力不差，我想咱夫婦年近六旬並無子女，高年姪也是無依無靠，我欲把他過繼為子，不知夫人以為何如？」夫人說：「此意甚善，明日和他商議，看是如何。」一夜晚景不提。